

攻

媿

集



二二

攻媿集卷八十三

此卷當宋本卷第八十四

宋

樓

鑰

撰

祭文

孝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

同侍從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十有一月戊子朔十五日壬寅
與備臣謀等伏觀哲文神武成孝皇帝靈駕發引臣謀
等謹于道左恭陳薄奠攀慕龍輜臣等謹泣血頓首死
罪言曰恭惟尊號皇帝道全德備仁熟義豐列聖儲休
承藝祖神明之胄中興垂統紹高宗揖遜之傳亶超今

冠古之資妙旋乾轉坤之略高出百王之表規恢億載之圖若孝德之大成蓋聖人之未有永惟四海之養仰奉兩宮之歡以萬乘之尊躬行舜慕以三年之久親執堯喪釋神器以不疑事慈闈而盡禮方且凝神泰極介壽無疆乘飈馭以上賓攀龍髯而何及千官號慟兆姓悲摧茲當同軌之期旣厄因山之役臣等叨塵班列夙荷生成痛靈駕之莫回俯濤江而欲濟同傾丹悃敢薦芹誠臣等無任號天摧絕哀慕感切之至臣等泣血頓首死罪謹言

祭龔參政

文茂良

嗚呼哀哉先生之生殆不偶然先生之用人則望焉先生之貶自古有此先生之亡則天道亦不可知矣嗚呼哀哉尚何言哉聖度如天斥者多還使先生少須臾毋死且少北矣而何朝露之遽先嗚呼禍福之變處之晏如疾在血脉而居非人之所居以馬伏波之堅壯猶不堪飛鳶之墮况愛嫡埋玉之痛雖有鐵心石腸能無動乎斯人也而有斯禍茲非命夫茲非命夫鑰受知先生十有七年出入東閣託身陶甄旣驚嘆于云亡又哀夫

父子之相隨於九原也聞旅櫬之言歸愧生芻之闕然
向風一慟有淚徹泉

祭謝樞密

廓然。同
寺監丞簿

丹丘之境上應泰階名德輩出未躋公台惟公特起抱
負奇才遇事風生游刃恢恢一言寤主風雲壯懷含香
蘭省峩豸栢臺言聽諫行天顏屢開青霄直上富貴鼎
來洪樞運動大政參陪謂當自此麴蘖鹽梅天平不淑
梁壞山頽上意震悼生榮死哀謀等叨列周行屢登翹
材劍佩儼然公安在哉乃列斯殽乃酌斯壘矢辭一慟

我腸九回

祭王丞相

淮。同
郎官

嗚呼魯公氣備才全結知三朝運逢半千紹興之季已
任諫垣揚歷中外再歸日邊巍巍壽皇尤急親賢知公
日深擢之邇聯憂國孜孜愛君拳拳無喜無愠不黨不
偏若不勝衣似不能言臨機輒斷得君最專愛惜名器
避遠勢權旁求髦俊坐鎮浮僇其崇如山其澄如淵宰
輔七府十有四年彌縫藏用海內晏然縟儀大典奉以
周旋無器可名靡勞弗宣經綸未究精力未愆名遂身

退來歸林泉舜亦命禹龍飛御天甘盤舊學盍歸帝前
上意傾屬虛左待旃嗚呼慶門多故天命不延羸博痛
念風木悲纏竟不勝喪一病弗痊兩宮震悼四方驚傳
謀等叨列郎吏久與陶甄絕望衮衣阻拜新阡敬以菲
奠遠致几筵矢哀以詞有淚如川

祭羅樞密

點

嗚呼天之生才足用一世如公之生爲國之瑞氣勁而
和色溫而厲立登要津以學自致年不可及衆推大器
疊疊九遷逼以富貴而公謙虛得寵思畏樂善貪賢惟

恐弗至公爾忘私力揅時弊憂深思遠語輒獻欵論事
剴切無所顧忌退省其私不改端粹謂如若人宜居大
位上以舊學眷寵尤異擢貳西樞望以經濟才五浹旬
一疾而逝天胡不仁孰主張是賦以宏才登之兩地乃
遽奪之哀哉殄瘁平生無玷俯仰何媿母方遠歸子不
及侍公之齋恨有此一二謀等仕同班列情均兄弟同
寅協恭相勉忠義比日扈從尙得聯騎一宿九原驚悼
喪氣潭府方新賀弔相繼矢詞寓哀痛哭流涕

祭趙觀文

彥逾

惟我朝之天族兮分銀潢于仙源極富貴于承平兮盛
 人才于瓜瓞之縣仰高帝之子孫兮固龍種之不凡惟
 我公尤為傑出兮掇儒科于妙年初小試于簿領兮騰
 政譽于瀛壖葺水利于不朽兮兩舟之濟人不知其幾
 千由宰縣以佐郡兮聲名上徹于細氈阜陵昇以三輔
 兮藹遺愛之流傳上不畏于強禦兮下撫恤于黎元鉏
 積蠹之狡穴兮伸累載之幽冤將使指于諸道兮振風
 采于兩川一介不輕取予兮信靡勞之弗宣出藩入從
 兮擢文章之邇聯當紹熙之末年兮鯁論至于駢肩公

實領袖于時髦兮心鐵石而愈堅劇羣情之危疑兮方
 憂夫杞國之天發大計于丹衷兮皇天后土實臨公之
 一言彼頌梁公之取日兮謂咸池與虞淵未若公之善
 斷兮定策于萬眾之先進忠謀于長樂兮又從容于平
 勃之間觀大明之繼升兮措世于泰山之安無官可以
 酬公兮視政路之清班偉君子之勞謙兮推勲名而弗
 專望蜀道而再登兮兼制閩于帥垣服袍帶而攜琴龜
 兮追軌躅于趙張之賢方讒邪之競起兮若蝸蟻之羣
 喧馳睿旨于萬里兮俾書龍飛之末與顛陷宗臣于罔

測兮將于此而求旃孰知公方平心直筆以進兮無一
語之黨偏守陪都之管籥兮歸佚于棹閒緡萬書以自
適兮若將終其身焉痛妖孽之肆行兮哀凶鞠頑而盜
大權又妄興于兵端兮致塗炭于三邊公雖身在外兮
切憂時而拳拳豁天地之開闢兮更漢化而改弦起大
老于海濱兮詢黃髮而罔愆屈故事而不得共政兮爲
帝師于經筵俄引疾以告歸兮返錦里而名全猶薦賢
以報上兮又開東宮之新編會經濟之未究兮忽一疾
而不痊邦國爲之殄瘁兮惟我十倍于哀纏悵登門之

雖晚兮幸接武于甘泉頃丐外而投閒兮亦來問舍以
求田登百尺之樓兮十載奉公以周旋約五日以往還
兮澹若水而無間然酒三行而棊再戰兮望之者或以
爲仙時抵掌以劇談兮若相和之箴壘忝賜環之同日
兮祖生先我而著鞭我方困于沈疴兮尚蹉跎而蹒跚
陪露門之進讀兮又聯鑣于九闈公旣扁舟而東下兮
謂將相隨而出關乃匏繫而不得去兮徒尺書之翩翩
謂獨居而無偶兮幸蚤歸而毋留連荷公之心相知兮
夢日繞乎故園何天之不憖遺兮棄塵區而蛻蟬念吾

母之窀穸兮公之賜及乎九原感二子之受知兮正禮
 舉于後而公山舉于前繫龍門之高峻兮殆吾父子之
 宿緣何雲翰之未乾兮驚身世之遽遷寄薄奠于總帷
 兮慘東望之風煙尚乞身以挂冠兮期執紼于南陽之
 阡相距纔四歲兮亦豈久于人寰爰矢心以致辭兮灑
 哀涕之潺湲

又 葬事

惟公操厲冰霜忠貫日月東西惟命險夷一節求之古
 人蓋以安社稷為悅者也功成不居樺間道尊更化還

朝進讀露門人望所歸尚秉政機難進易退竟歌式微
 送公江干欲隨出關匏繫于茲夢寐故山寄聲促歸相
 從暮年我未得去公已登仙疾不及問喪不得慟尚期
 執紼少展悲痛抗章乞身六請未俞聞公窀穸哀不足
 而媿有餘亟遣長孫往致芻奠東望佳城老淚如濺

祭趙侍郎粹中

嗚呼惟公族系盛于山東貂蟬風烈衣冠所宗建炎南
 渡名勝昂顛源深流遠古今貫通父子兄弟師友磨礪
 惟公問學俊氣如虹詞場策勳雁行離離一登朝班雅

望已崇上嗟見晚眷意日隆年除歲遷龍飛雲從容臺
道山螭坳儲宮瑣闥批敕仇然獻忠天官銓綜姦弊一
空論議從厚古人追蹤遇事敢言執節始終煌煌藝祖
配天其功東向之議公論所同引經据古昭若發蒙言
雖未用後當折衷出守池陽吏凜民雍自茲倦游冥冥
飛鴻僧坊蕭瑟暮鼓晨鐘人不堪處公方冲融卷不去
手圖書橫縱顏筋柳骨翰墨尤工一觴一咏其樂無窮
四明尚齒猶存古風雖有鄉老亦賴寓公公居其間俯
首鞠躬人化其德事之滋恭慶霈旣頒盡還故封宜對

宣室自茲登庸胡爲小疾藥石弗攻一朝傾摧如千丈
松隸等辱居里閭許入社中登臨歡歌樽酒從容回首
不堪頓失兩翁遺像儼然素髮方瞳有酒旣旨有殽斯
豐公平乎來乎淚如奔洪

祭莫侍郎

叔光

嗚呼國之用賢夫豈易然成德如公而壽不延稟資中
和宅心靜淵決科者三其勇無前朝行恂恂似不能言
義有不可論正而堅璧水道山柱史掖垣揚歷清華斤
斤十年直如朱絲思若湧泉簡知益深擢居右銓進也

未央何疾之綿方將引歸朝露忽先一子秀發衣鉢有傳公固無憾人誰舍旃矧如我輩俱忝官聯不見幾何遽驚蛻蟬相率來奠尚陳豆籩公能來乎有淚如川

祭陳閣學

文居仁

惟公少馳雋聲晚以文鳴德望寔隆俊偉光明海內孰不知仰而知公之深者非至親不得其真情蓋公之性資渾然天成如渾金與璞玉器用莫得而名故人知其坦蕩蕩而不知其日用之矩矱人知其無不可而不知其胸中之涓涇其治郡也但見惠利之及物而孰知鋤

姦之若談笑其立朝也但見文章之經國而孰知獻納之出于忠誠以是舉世稱其長者士夫以爲儀刑周旋五州有衰之愛盾之畏出入四朝有惠之和夷之清嗚呼人不爲不知而知之不盡才不爲不用而用之未盈可以穆天緯而謀王體可以運樞極而秉鈞衡於皇孝宗知公至矣謂使是人而坐廟堂自然安靖而和平大哉王言大用之意已形天胡嗇之殊遷之命交臂而失十年外庸身益遠于昕廷皇上趣歸既及帝京衆心願願謂今必用矣而一疾困之身欲進而不能君門咫尺

而成萬里舟欲至而風引去于蓬瀛奉祠而歸人已缺
望猶庶幾復起而為蒼生豈知到家纔越信宿而千丈
之松已傾矣親黨為之慟哭遠邇于焉嘆驚天蒼蒼而
難問遂將埋玉璧于泉扃耶鑰生長外家少公九齡挹
叢桂之芳潤攀紫薇之餘英相與事諸舅如諸父而中
外親密如一門之弟兄卒不款于情話徒追痛于幽冥
朗朗百間可以安享于上壽乃不得一日之寧登虛堂
而進拜悵遺像于丹青銜悲送公鬱鬱佳城舉一觴而
致奠不知涕淚之交橫也

祭史敷文

彌正

八行之孫三公之子術業傳家公實是似小試詞場再
拔其萃才名已昭所欠一第入丞大農蘭省攝事持節
擁麾所至可紀太師年高貳卿卽世相公煌煌惟公是
倚拂衣賦歸一則以喜周旋數年先意承志一旦執喪
不堪哀毀窳窳之奉杖而後起遂抱沈疴忽若蟬蛻使
假歲年顧何止此嗚呼長才蓋棺已矣隸等託契素深
游從晚歲持憲者五遠隔生死存誠觴豆茲乃來祭感
今念昔相向出涕

祭王侍御伯庠

嗚呼公之學術能世其家公之操履終始無瑕出遇聖
 明風雲千載正色立朝藜藿不採退居里門善刀而藏
 天子念之起殿大邦夔子萬里蕭然一舸尚無圖書安
 問蜀貨一來東嘉益見真清愛民戢姦郡政向成公病
 已侵公志益壯孜孜于民以至屬纊閭里相弔老穉涕
 洟正人云亡善類疇依精爽如生尚歆薄奠奉公之喪
 不敢不勉

又同官

惟公少年有場屋聲晚登霜臺四方威名出入蜀門清
 節著稱凡我士夫想望典刑一聞公來奔走出迎待人
 之謙與人之誠相顧歎仰如見古人孰不自勉以事父
 兄郡政一行風采已新庭訟無留日益精明恂恂拊摩
 薰然慈仁時濟以猛宿姦震驚博洽諒直如劉更生剛
 正廉介如宋廣平此真吏師所願奉承盛德如公宜百
 其齡天胡不仁奪我老成飲泣巷哭嗟嘆相聞矧在僚
 吏若何為情卮酒未酌悲涕先傾

又路祭

嗚呼公之來兮雙旌紛馬輿兮往迎公之去兮丹旄慘
千里兮相弔曾日月兮幾何樂何少兮哀多欲攀轅兮
執紼變歡謠兮悲歌嗟若人兮宜久蹇何爲兮中壽巷
哭兮失聲紛雨淚兮如溜設祖祭兮道周奠單杯兮泣
柩瞻望兮弗及此恨兮何究甘棠兮峴碑尚千載兮不
朽

祭薛寺正

季宣

嗚呼天之不佑斯文耶如公之道學而施不昌天之未
欲平治耶如公之宏才而用不彰議論之醇操履之剛

根六經而貫百氏闡微言而蹈大方破千載利欲之謬
妄掃諸儒章句之披猖蓋書無不通事無不練一話一
言皆絕人意表橫驚別驅窮極幼眇而究其旨歸貫之
以一初無相去之尋常施之政事著之文章真所謂不
見其短又惡知其所長者也斯人也而不及中壽福善
禍淫之道奈何乎蒼蒼嗚呼公之聲名海內所尊然形
之于外者不苟徇乎衰俗之見蘊之于中者人亦莫究
其所存故不知者以爲徒剛而已爾而知之者亦惟稱
其直諒而多聞知公之深不過幾人言之則大而似夸

矣尚何言哉相向而哭失聲者蓋嘗登公之門者也卮
酒之奠相與悼善類之不幸一哀而出涕又何止為薛
使君而已耶

又 辭靈

鑰登門最晚受知獨深人之云亡百身何贖解組東去
莫預執紼英爽如生諒歆非誠知己之報嗟無及矣尚
行所知毋羞九原淚盡辭窮嗚呼哀哉

祭鄭龍圖 伯熊

嗚呼和氣生物本無偏頗惟公之生得之者多德量淵

澄而不見其涯淡性質玉粹而不勞于琢磨其形于文
也渾然天成而上軋于周漢其進于道也怡然理順而
深探于雄軻與之游如在春風之中登其門如入泰山
之阿是非至明而涵容不顯其迹進退至切而雍容不
見其他至于蒞官則有不惡而嚴之風憂世則有哀而
不傷之意發而中節茲又皆其所以為至和者也外庸
既積物望采重是當羽儀天朝登進法從獻納論思而
格君心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何皇天之不憖忽兩楹之
奠夢仰絕識之超詣豈死生之能動惟慈母之垂白反

銜哀而擗踊雖行道而心折矧爲公之伯仲者耶謀等
登門最久涉學昏耆時搯衣而請益或執經而折衷聞
公之亡相與嗟痛喪不得束芻而酌葬不得執紼以送
馳非奠以寓哀徒向風而一慟

祭呂太史

祖謙

嗚呼才難之歎豈謂凡才治不如古亦云久哉思得一
人庶幾于此才非不多未知孰是必也學窮本源行有
根柢古今貫穿而守之以約規模宏大而不遺其細議
論正平而得事機之要人物兼取而無愛憎之累表裏

如一俯仰無愧若人者夫然後退可以爲後學之師表
進可以居朝廷之大位覬斯民之小康抑吾道之不墜
惟公其人歟胡爲抱道而不得試也嗚呼天之生公其
亦甚難而不易賦之德而嗇其壽誘其衷而不使伸其
志蓋天子欲用而公已病病不可以有爲矣臥家優游
尙足以矜式于一世何疾困之宿昔而逝嗟此數年凋
喪善類天平天乎又奪吾大賢是真可爲痛哭流涕者
矣數等登公之門嘗聞餘論之一二顧平時師仰之不
暇尚何敢知公之所至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抑公其人也相與設奠而哭以斯文是豈曰吾徒之私意也耶

祭呂寺丞文疑之

嗚呼澤甫百夫之特學博而通文麗以則雅量鎮浮長才辦劇妙齡世科幕府婉畫乘邊二年日著聲績分符闡風再登上國入奏帝前漏下數刻論事袞袞濟以亮直康節之學茫昧莫測君得其傳若數白黑往古來今可驗可索上意響合動容歎息曰卿毋行其在于側俾丞外府始有朝蹟雁序橫飛家聲赫奕行且用矣何喪

之亟向也聞君才氣無敵迨入脩門已見病色惟我同僚得友三益每懷私憂勉親藥石戊辰之朝末疾俄得徑走君家已云易簣嗚呼天與以才而壽之嗇秘此絕學不使究極樽酒論文談笑翰墨俯仰之間已為陳迹岷峨西來萬里泛宅今將安歸行道嗟惜難兄乞州經紀甚力庶幾孤嫠同此休戚鑰定交雖晚義深匍匐遇哀一動涕淚如激

祭從舅汪刪定文大辯

嗚呼惟舅甥之間兮固曰至親粵我之于諸舅兮有異

于他人蓋生長外家兮非一朝一夕之積公亦依于伯
 父兮自齟齬而為羣飛黃著鞭兮媿駑馬之弗進一日
 千里兮悵奔逸之絕塵無詩不酬兮無樽酒之弗與琢
 磨至切兮亦游焉息焉而是均迨公之鼓篋上庠兮我
 亦繼薦于鄉老喜南宮之接武兮相與賜第于楓宸情
 好益篤兮幾類于同氣年不相遠兮亦忘其分之卑尊
 仕于百僚之底兮氣出萬夫之上小試以事兮無不關
 于細氈之聞逢此百罹兮凡三仕而三已鼻間栩栩兮
 眇軒冕于浮雲不負臨賀兮反貽怒于柄臣引經誼律

兮又以激僚友之紛紜卷懷于家兮志則在于當世沈
 酣經籍兮益以探聖賢之深醇進于朝兮可以使藜藿
 之不採居于外兮可以使功利之及民投以所問兮惟
 明時之所用此公之所自許兮人亦以期于君忽奇禍
 之作兮真出于意表曾一指之傷兮害右肱之屈伸驚
 一世之英兮奄蓋棺而事已紛孤嫠之叫號兮何蒼蒼
 之不仁嗚呼鑒裁至高兮不以我為不足語詞章之雄
 兮若謂我其可以與于斯文顧憂患之沈迷兮荷撫憐
 之日至登公之堂兮君今其安存望丹青之圖像兮何

精神之逼真念一息之千古兮不知淚涕之沾襟於翩飛
旄之南征兮今其已矣言不成章兮尚何問于穹旻

又同鄉人

嗚呼景孟天賦奇倔少小孤立氣已英發一登上庠徑
挹簪笏讀書俊甚如千里之駒遇事敏強若遼天之鷲
知己在朝聲動魏闕當夷途之欲驥驚霜蹄之屢蹶浮
湛里閭中不自屈方且橫鶩藝苑深探理窟冀此生之
有用恥修名之泯沒雖矯矯亢亢高視一世而和之者
寡然揆之公言顧豈非明時之人物也耶况復顛廣頤

張生有奇骨音吐洪暢辭條豐蔚充其所養蓋壤劇荆
何奇疾之遽嬰禍乃生于所忽迨親友之及知則已蓋
棺而竟歿矣嗚呼今而後里有疑謀孰爲之析理于茫
昧事有難辦孰爲之應變于倉猝此士友之所痛而以
福善禍淫欲歸之于恍惚者也家四壁立夫將安施孤
嫠一慟行道傷割謀等義篤金蘭契連瓜葛悲埋璧于
黃壤攬寒涕而執紼嗚呼景孟精爽何之尚能聞此言
于髮髯矣乎

祭姜總管文

惟公生長京華起自戚閑積習富貴遭時多難乃能奮
身自喜吏幹天資精敏儒雅飾緣治絲之勞解繩之亂
投以劇繁談笑立辦結交老蒼衆口爭薦中外筦權所
至增衍郡國韜鈴足當一面五十餘年宦游不倦晚而
退休雍容閒宴爲生有涯雅意作善結廬百間藏書萬
卷蘭玉秀發簪笏輝炫外臺薦書上閣賓贊寓公寄客
如公者鮮壽幾八帙鄉閭歆羨胡爲沈疴奄如露電鳴
呼中原戰氛陸沈赤縣開元舊事于今幾見承平王孫
少日更練靈光一荒有識相嘵_蘇等里社從遊交情戀

戀歲月侵尋驚此物變曰樽曰醕曰俎曰饌矢哀以文
有淚如濺

祭劉宜人

文王台
州母

猗歟夫人婉嫻靜專生自名族嬪于太原夫人之夫學
行推賢樂善好施餘慶綿綿夫人之子壯歲騰騫高牙
大纛名郡蕃宣相夫一心教子三遷綵衣斑斕孫曾滿
前慈祥愷悌舉無間言五福兼備富貴俱全丹丘赤城
版輿輕軒壺彝婦則誰其比肩自奉愈約執謙愈堅待
人愈厚奉佛愈虔一語不妄一言不偏坦夷真醇得全

其天少疾考終忽如蛻蟬壽開九帙尚何憾焉某等託
在鄉曲又忝姻連升堂進拜于茲有年慈容如生望之
退然設奠矢哀涕泗潺湲

祭史宜人太傅女兄

惟靈八行之孫拾遺之婦孟母之賢共姜之守古稱五
福其一曰壽夫人尤盛年帙開九惟我魏公視姊如母
唐楊慎矜兄弟躬率四弟備極孝友俱登高年世所未
友愛事姊如母有六老成圖夫人稱首慶事方隆疾已在勝進粥燎鬚
醫禱趨走夜半訃聞悲哽心疚恭惟此風俗可歸厚女

壻乘龍芝蘭俱秀終始哀榮何憾何咎某等出入相門
于茲歲久薄奠薦羞淚落卮酒

祭族兄心上人文

惟我鼻祖四子俱賢仲生先生衣冠蟬聯曰伯叔季仍
居奉川既富且庶後乃日朘人物彫零賴有達源天平
不淑朝露溘先壽雖已穹惜不少延達源之生俊氣騰
騫使其起家必收青氈少從釋氏白業精專結交老顏
直與比肩曰律曰教又參枯禪說祖正令室中機緣通
貫一理如珠在穿旁及百家覃思鑽研纂言記事細大

不捐出其緒餘翰墨詩篇流傳江湖聲價愈喧世晚寢
薄空門亦然耕而鹵莽乃芸人田耳剽塗說妄夸真詮
行有說空誑欺人天惟師高蹈得味中邊或勸出世如
墜諸淵先君愛重挽之使前陳義甚高萬牛莫旋我倅
丹丘來游萬年欲與同車往尋祇園曰無累我徒驚林
猿踏遍勝境徑歸海壖孤雲悠悠獨鶴翩翩念之意消
望之若仙儂詩晚益工節窮益堅一鉢一衲遂以終焉我
媿晚出最辱愛憐家有書種俾其力傳名節器業俾其
勉旃我恐不稱服膺拳拳師棄塵世其猶蛻蟬有骨已

灰無銘可鐫敬書梗槩以贊遺編茗盃三酌淚下迸泉

祭謝雲臺傑

嗚呼謝公人物之英爰自上蔡斯以道鳴繼以大參又
有列卿文獻奕世不殞其名惟公巋然見謂老成文如
綺錯辯欲河傾誘掖後進糾合宗盟高懷翫麟不以事
嬰漫仕委順浮湛半生一丘一壑自喜獨清永嘉名邦
來爲郡丞關決之餘名流合并風流醞藉至今有稱然
諾不侵自主門庭有如不肖一見心傾忘年許交語必
盡誠去秋末宦寄徑赤城衝熱遠臨握手通情黃山密

邇詩筒屢賡自言多病懶入帝京慨然奉祠欲為此行
願主堂之舍事關官舍事
 冀幕府之裨助望前輩之典刑喜而不寐日聽先聲苟
 孤縱之未汰當倒屣以逢迎訃音忽聞心折魂驚痛斯
 人之云亡傷耆老之彫零覽翰墨以猶濕乃遽隔于幽
 冥亟馳菲奠以寫中局望東山以興哀尚髮髯其來聽

祭周通判去非

嗚呼直夫而謂止于斯乎始雖同登各天一隅余分郡
 符君方憂居間至偃室退公之餘講易談元為之躊躇
 劇論世故發蒙矻愚再仕嶠南備歷崎嶇代答一書曲

盡錙銖倘不忘遠當有取諸前宰劇邑赫然有譽遇事
 不苟動有規撫憂患熏心篤志弗渝渴然自憂求方于
 余謂當良已乃終弗除抱負不凡有銜不祛曾是半刺
 僅得緋魚近傳短牘周姓言孤啓緘恍然乃君遺書死
 生大矣何其舒徐揮翰寄別其言穆如數五十五尚明
 堪輿明月清風猶能自悟通乎晝夜晏然不殊嗚呼直
 夫而又何憾乎下交私情驚愴欷歔對客三誦淚與之
 俱淨光東麓遙望故廬矢哀以詞奠之生芻

祭陸提刑沈

陸氏家聲源流雲間左丞儒宗振于陶山大漕徙鄞及
 見盛際雙椿偕老八龍列侍公尤秀出三薦漕臺漫登
 膺仕益展長才荆門擁麾課最上徹孝宗一見昇以華
 節斂散得宜流殍再生就陞憲車刑期無刑大獄株連
 平反甚勇煩言俄興公不為動得請祠庭賦歸翩然士
 師辨明卒如公言宏遠之業卷藏退處卜居斯成生計
 楚楚里社相從期公長年小病困之卒隨逝川窀穸有
 時來致菲奠矢哀以詞有淚如濺

祭趙安國文鎮

惟君孝于奉親友于羣弟自信淳直澹平世味心計有
 餘能振其家乃築新堂不陋不華優游卒歲足以自適
 忽焉已矣天平莫測青山滿門寒梅滿坡公則云亡傷
 如之何喪此善人鄉里嗟惜舉觴一酌涕淚霑臆

祭張梅州文祖順

嗚呼刺史為千里之尊人生以五馬為貴苟仕宦之平
 進率以次而馴致今之士夫孰不為之何于君而獨不
 以昇公之才足以辨劇其嚴足以戢吏折獄則敏于片
 言理財則優于心計謹于奉法銳于立事此真良二千

石之選也而屢得屢失得又不久終不得以行其志自
 宰龍游政聲甚美擢守武當時方壯歲既而數奇三仕
 三已往倅番禺薦牘交至就乘一麾謂自此升矣而遽
 以不起予之早而奪之屢引之深而寘之于烟瘴之地
 是果有司之者耶豈造物小兒之見戲也嗚呼踰嶺來
 歸川陸迢遞一家纍然行道隕涕矧鄉黨之素交而同
 社之深契公之將行開樽盡醉曾歲月之幾何而舉觴
 以為酌靈其來乎庶知此悲痛之意嗚呼哀哉

祭趙運使善悉

公生于荆南長于五嶺與七閩居乎樂成卒于杭而葬
 于鄞余與公傾蓋稽山尋忝姻家中雖屢見而莫從容
 于永嘉望公自此嚮用矣而送公之喪于啓霞嗚呼是
 豈偶然也哉惟公才具有稱既敏而明受知孝皇擢寘
 列卿謂宜持橐仍尹神京流離數年起擁雙旌飛芻江
 右轉餉帝城文母上賓因山為陵公方力疾辦護訖成
 跬步要津徑登西清疾勢寢革大命以傾天子震悼親
 黨嘆驚夫孰知公此理素精悟死生幾如旦晝知吾身
 之不可以久生也謝醫卻藥湛然中局爵祿在前不復

入于_於心恩愛至重不以關吾情泊然長往無物可嬰然則公之自處者如此吾黨亦何爲而哭失聲耶鑰投分素深齊年爲兄爰設薄奠以寫此誠蓋一死一生而交情乃見余亦不知夫涕淚之縱橫也

祭舒簽判 珣通判 璘文

猗歟舒氏何其多賢昆仲飛英俱自少年西美元英旣已玉折于_於往歲所賴以主門戶者惟傳正傳道元質之鼎立而乃相隨于_於九原耶惟吾傳正負氣敢言晚對大廷直聲凜然止或尼之不至帝前尉于武昌恩威並宣

日剖滯訟自以不冤五溪峒蠻動興戈鋌匹馬深入且諭且鑄投戈解仇羅拜馬前遠邇驚嘆咏歌四傳通籍金閨將宦閩川一疾困之遂至沈綿祠祿甫頒朝露遽先惟吾元質良知自天蚤登上庠受知南軒一日千里師友淵源學道愛人中心拳拳新安客授範模陶甄橫陽撫字吏畏民安私淑諸人春誦夏絃本思無邪貫三百篇處以治中傷哉士元嗚呼二公之亡也固無所憾于_於其身我之弔也傷吾今不復見此二人兄之于_於事如燭照而數計季之于_於人如熙然之陽春主盟義風聲至

響臻事無劇易人無故新鄉有曲直不于公堂而惟兄
 之懇人有叩請不之他人而惟季之親今而忽焉連璧
 沈淪嗚呼天之于舒氏何多予以才而不使究于用不
 予以利祿而強其名豈名者造物之所甚貴有非利祿
 之所能均耶我有疑慮從誰咨詢里有後生繫誰是遵
 悲夫傷哉靈輻有行雙旄相因薄奠寫哀豈吾儕之私
 情上為清時惜此人物而下為吾鄉痛二公之不得伸
 也

祭從兄少微縣丞文

惟我大父二十餘孫列為五家同出一門歲久凋零僅
 有十人兄為之長又殞其身兄號秀穎早登成均謂收
 世科致身青雲留落久之始預與縉紳數年之間為尉為
 丞介然自守不緇不磷歸而後病卜築湖濱奉祠香火
 女嫁男婚庶可佚老而疾已成抱疴視蔭傷哉沈淪諸
 父盛時游宦頻仍禮智二院久矣比鄰兩家子弟情誼
 尤親讀書從師調琴相應方期晚歲杖屨逢迎幽明遠
 隔孤嫠惇惇葬從其先遠日數旬酌奠送行涕淚霑巾

祭李府君奉化鄉人

東郭之外湖水清澈脩梁駕空霜筠茂樾居者何人如
湖之清有隱君子隴西先生先生之家爲儒彙世上舍
之孫香鸞之弟仰屋著書其書滿家不偶于世鄉閭之
華鸞鶴精神方瞳華髮望之儼然叩之斯發三絕韋編
究極微言身則已矣此書當傳謂君百年後進承楷一
疾困之無不傷駭原始反終旦暮死生書種有繼何戀
何營惟今來者非親則舊典刑之亡使我心疚窀穸有
期來奠一卮哭者失聲先生何之

祭表兄馮藉田端方

外門汪氏諸表森然惟我與兄始終周旋姻好彙世生
又齊年嬉則同隊學則差肩惟兄敏悟得之于天加以
篤學經史貫穿長而屬文思若湧泉俱從鄭師尤工賦
篇鴻慶孫公一代儒先見兄駢儷歎驚屬聯得兄百韻
報以長箋二文照映至今流傳盍登青雲操筆如椽命
胡數奇場屋迤邐年及半百始沾賞延所至文鳴筆力
翩翩詞人所長多工一偏兄備衆體詞妥意全間見層
出左右逢原持之以謙似不能言晚尤清修一室罄懸
久依相門賓主俱賢貴名日起益壯益堅擢居掌故進

司藉田亨途伊始一疾弗痊薦紳嗟惜親黨涕漣兄我所畏猥先著鞭吾徒掌制媿在盧前極口贊揚未嘗舍旃喜兄欲達而乃忽焉總帷咫尺欲酌無緣亟遣兒曹往陳豆籩矢哀以詞歷歷究宣言不盡意老淚如川

攻媿集卷八十三

攻媿集卷八十四

此卷當宋本卷第八十五

宋

樓

鑰

撰

祭文

祭叔父郴州

文代至以下代工部

嗚呼我父是生五子惟我與弟年差無幾幼則同隊長則共被矯矯三兄雍熙同軌歲星一周淪謝相繼鴈序彫零門戶亦替相與為命二人而已平生宦遊動則千里晚食祠祿俱還桑梓築室比隣為終焉計弟室先成如鼓如矢我家未就猶費經理寓止外舍相去密邇有

景共賞有酒同醉杖屨相過中有真味所期百年同此
燕喜弟抱微疴時作時止我官于朝祖餞如禮執手郊
原勉進藥餌時得安書疊疊盈紙猶子來調得官辟水
弟雖臥病頗亦自慰歸侍十日遽已疲瘁醫禱百端竟
以不起嗚呼哀哉才術之施十不一二兩宰劇縣一佐
邊壘精明絕人所至可紀蒞官行法治家處已內外斬
斬無小不治謂宜進用以繼先世天乎不淑遽已亡矣
吾之干祿聊復爾耳爲飢所驅未免漫仕又謂小別不
甚爲意安知數旬便隔生死心摧肝裂哀淚如洗使吾

之心知其至是雖有萬鍾詎肯舍爾他時賦歸浮湛閭
里隻影翩然寧忍念此今也死不得撫其棺葬不得臨
其隧向風長號不知有生之爲美旨酒嘉殽遣子以祭
情傷不文姑寓哀旨嗚呼九京其有知乎猶以少見吾
手足之義

祭安康郡俞夫人

文 蔣參議母
○代五部

起于名門作配君子壺助之賢輝于彤史惟子惟孫斑
衣盈門子列朝行孫秀而文歲時上壽簪笏相映家慶
成圖一時之盛年登八十胡不百年日月云吉將祔九

原謀等相與有連事契不薄哀以送之奠此清酌

祭伯母馮恭人同兄

巨族之胄華宗是歸婚好益締室家具宜事夫如賓捧
案齊眉撫族以和恩愛無虧秩秩子舍泃泃孫枝撫循
鞠育夫人是依季父游宦十年秉麾夫人從行魚軒生
輝方期來歸慰此離思親戚團圞情話嬉嬉何意中途
一疾寢危繼以訃聞舉宗傷悲靈輦西旋郊迎奔馳不
覲溫顏徒瞻靈旂涕洒百行何悲如斯矧此仲春窳窳
有期嘉穀在俎旨酒在卮情寓于文靈其聽之

祭王樞密

剛中 以下代仲舅 代仲舅

猗歟王公生宋八葉身歷四朝險夷一節貫穿百家藝
苑耕獵其在江湖名已超躡出陳治安為天下甲道山
我魏金門岌業鳳掖優處螭虬獨攝大哉王言與典謨
接坤維謀帥公論誰協帝曰汝諧往即功業蜀道之難
捫參仰脅尊為忠臣叱馭不懾朝無顧憂威動邊堞奉
祠以歸高臥鄉邑東山雅志鷗盟不歆邊塵忽驚騎塹
四匝羽檄星馳軍書夜急尺一趣還承明再入首定國
是終始堅執忠肝義膽越見眉睫臣主相遇神會氣合

樽俎折衝醜虜震讐智略縱橫關機開闔王師增氣一月三捷侵疆復歸信使響答遂登西府以贊調變人皆謂公行矣爰立大厦夏梁棟巨川舟楫輔成太平光明燁燁天何不怒變生呼吸人之云亡孰不嗚嗚天子震悼為輟朝集見之恨晚用之無及存歿哀榮贈賻雜沓衆列官于朝莫拜馬鬣靈輿啓途丹旄帖帖哀以送之千載一訣

祭鄭衡州

若容。代仲舅。

嗚呼衡州才大屈宋筆擅雕龍詞高吐鳳妙年馳聲出

冠鄉貢吾州多賢不利首送惟公開荒徑挹晁董吏事精明萬口歸重亨途方闢八駿飛鞚讒口含沙巧發奇中退墜諸淵公不為動天定勝人復為時用惟公之文盍儀禁從清廟作歌追配雅頌驥足方馳三刀形夢悠然漫仕無所修綜閉閣卻掃胸次空洞至寶橫棄稱屈彌眾公乎云亡鄉曲嗟痛來祖公喪為之一慟

祭趙路鈐

不枯。代仲舅同鄉人。

惟公派出天潢生長昭代政宣隆平出入廣內艱危奮忠脫身騎盍卒歸行闕官以寢大來歸四明踰四十載

待人謙恭處身靜退蓮社從游今為前輩樽酒相過雍
 容貴介揚清歌以歡洽談中都而感慨蓋今日宗室之
 遺老猶使人識承平王孫之故態也年踰七十風度不
 改郊廟侍祠峩峩冠佩屬近行尊富貴未艾一疾困之
 遽至危殆嗚呼安閒一堂真率高會忽焉陳迹樂不可
 再相與設奠以致哀尚英靈之如在也

祭徐少卿

子寅○代仲
 男同鄉人

惟公骨相奇龐德量汪汪和而知介圓而能方早繼家
 聲明習憲章旋自幕府徑登朝行乃分左符乃奏明光

留屯之策結知壽皇委寄日隆寵賚相望富貴逼人進
 用未央賦歸十年林壑徜徉漢東天台尤稱循良持節
 踰嶠澄按南邦云胡不淑季子天傷情鍾弗堪公亦云
 亡歸途千里兩旄飛揚行道賈涕而況州鄉隸等從游
 日望歸艍茲登公門總帷在堂遺像如生奠此一觴相
 向失聲尚其來享

祭趙恭人

王滁州之室○
 代仲男同鄉人

嗚呼彤史不書女教不修閨門之間動多悔尤賢哉夫
 人獨異輩流天予淑質婉孌和柔不虐不妬不伎不求

事姑以孝與物以周舉無間言豐裕優游宜備五福益
高春秋胡為累年心熏百憂使君既亡二子不留馴致
末疾遂不可瘳等辱在親黨具聆芳猷設奠一哀非
為膳羞尚爾後人壺彝是收

祭袁通判章。代仲舅同鄉人

嗚呼惟袁氏四世五公盛于東都五世登科望于鄉閭
惟吾叔平尤為者儒少鳴膠庠文高行孤中年漫仕日
著令譽晚益倦游有宅一區安貧樂道隨時卷舒古所
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者惟公

兼之而有餘壽登八帙皤鬢霜鬚出則舍車而徒字則
蠅頭細書外和內剛不可得而親疎勞謙終吉矢死弗
渝進不聞呂父之卜獵退不見申公之安車祿不及子
二孫蚤孤養不至于列鼎仕不過于題輿人或不堪其
憂而公處之則晏如也沈疴來侵水已浮膚天不憖遺
奄歸泉途識與不識聞者歎吁惟余齊年往來舒徐凡
我同社視公步趨有几有杖有琴有壺載平時問字之
酒奠今日一束之芻欲寫余悲言與淚俱嗚呼尚復有
全德篤行博物洽聞之君子如吾叔平者乎

祭魏丞相代王知道

嗚呼惟公盛德不可涯涘雖欲屢數莫究一二竊窺緒
 餘蓋本實地故其設施不誣不偽少而篤學寢食不置
 壯而從政動施實惠其奉太夫人也既備于色養又及
 手足之愛以承其意其事明天子也既盡于輔贊又罄
 啓沃之忠以順于外敵再犯境淮甸鼎沸見大夫無可
 使者召從幕府張旛出使所謂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而
 公神色不動講解而歸和議至今南北之人受公之賜
 者又不知其幾也晚居碧溪不渝東山之志潭潭之居

固已因其舊而山林日涉隨其高下蓋天作地藏以為
 公宴居之計益覽載籍出入釋老觸物而咏遇客則醉
 其雍容蕭散野老爭席風流醞藉有晉宋之風度則又
 其餘事也人皆望公再登端揆使其小卻猶當出侯藩
 方使萬物為之吐氣不然處之林下尚可以典刑于善
 類天不憖遺奄棄塵世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其公之謂乎謀等先祖諸父俱託夙契來官異縣獲拜
 簪履憐其孤煢視猶子弟引而進之極力于噓枯吹生
 之際頭顱如許莫報洪施再拜公前俯伏流涕嗚呼公

乎尙歆此蘋蘩之意

祭王令人

陳下代陳閣學

惟陳氏世家閩中我先少卿兄弟始徙鄞川叔父之外
 他無期功之親族猶未大也迺歲在丙戌余得庶子是
 時年方壯而處貧不得已鞠于趙氏迨今十有九年夫
 人無恙時屢以爲言謂趙氏有子可以歸矣庚子之秋
 既哭子暈因念夫婦俱涉半百而子姓凋疎滋有意請
 于趙氏因仍至今夫人忽以疾亡而言猶在耳此子已
 不得逮事于生前豈應更緩于今日二子鞏芾扶靈輦

以東卒哭在邇且將卜葬以十二月戊午之吉命子歸
 伏喪次使執喪如禮以成夫人之美意以廣陳氏之嗣
 續又以全諸子手足之愛且俾無忘趙氏撫育之恩夫
 人有知尙臨此言嗚呼尙忍言之

祭劉宜人

陳閣學

嗚呼夫人之德柔惠淳直夫人之福康寧戩穀相夫而
 夫聞于鄉教子而子顯于朝年益尊而無一事之遺家
 愈肥而無一毫之驕自奉至約以施則饒言無枝葉聞
 者意消母儀婦則真可以表儀于閭闔蓋八十四年處

之如一朝晚歲尤盛賢侯宴喜安輿徐行去鄉密邇千
騎奉迎金章拱侍含飴弄孫斑衣濟濟乃開慶筵大集
珠履歡謠雜然洋溢千里云何不淑禍福伏倚內外蠶
傷幾爲罷市夫人之身固無憾矣他人爲壻猶曰半子
我壻王氏維子是似撫愛之辱今踰三紀室人云亡神
傷未已夫人訃聞痛哭流涕效官詞掖欲歸無計喪不
得摩其棺而一慟葬不得臨其穴而盡禮敬狀行事不
敢溢美雖已大書特書而淑德懿行終有不能盡言之
媿也二甥東歸致奠甚菲東望長號靈其歆止

祭王參政

文之望學代
會吏部

惟公負卓犖不羣之才養剛大不屈之氣富閱深自得
之學奮經綸四海之志出其緒餘十不一二蓋文章直
欲追兩都之風而政事已足絕俗而驚世矣正色立朝
官曰諫議明白賢佞公非公是振舉綱紀使君子有所
恃而小人有所畏督師淮堧長城千里雅歌投壺坐卻
敵騎進參政機人謂且相而翩然去之高蹈赤城視富
貴如脫屣東坡先生稱張文定公曰上不求合于人主
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于士大夫故悅公

者寡不悅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以公爲首者豈公
 之謂耶其登公之門俯仰二紀假守海邦猥繼英軌欲
 一拜公于床下而公已屬疾欲見不遂巍巍巨公何恙
 不已人之所以期公者未艾也而泰山其頽千丈松崩
 聞者爲之流涕嗚呼吏民方相與泣于於甘棠之下亟遣
 薄奠以寓千里去思之意尙當力追公于步趨之餘庶
 乎不爲九京之媿也

祭劉衢州朔。代曾吏部

嗚呼天之生賢其嗇已甚鍾山川之靈委造化之和不

爲不靳予之以賢授之以才而獨短其命伯牛之疾顏
 淵之天豈獨其身之不幸人物器業有如公者儻焉奪
 之蒼蒼者又何其太忍耶嗚呼我公受天異稟當今人
 才在第一品處之孔門未必不升堂而在寢居之廟堂
 上可使藜藿之不採下可使斯民之奠枕南宮一鳴萬
 口皆噤風節日新利害益審激貪立懦論議鯁挺不事
 孫劉身不得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小試兩州皆足以追
 龔黃之遺軫三仕三已重以疾病正路坦坦孤蹤凜凜
 四方屬心謂公之未達者天將降以大任孰知夫堂堂

王佐之才百不一騁而遂至于隕乎嗚呼公之純孝温
 清定省鶴髮在堂公必不瞑公之友愛不見畦町十年
 相望俱負重名于時忽相從于九原此尤薦紳韋布之
 所悲哽也謀慕公高風歲月良遠假守東嘉方視公以
 爲繩準惟茲邦人崇仰最謹君子服道德之教小人懷
 撫字之政訃音一聞哀感萬井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
 國殄瘁要當爲天下惜爾何止于海隅之一郡耶

祭王詹事

十朋。代曾吏部

惟公行出乎誠學根乎經高見遠識特立獨行射策論

事仲舒賈生面折廷諍汲黯王陵功成羽翼政如神明
 人或一得公集其成公論之興公爲主盟事失其平公
 爲權衡一有抑揚人爲辱榮一有去就國以重輕人亡
 一鑑夢奠兩楹明主震悼善類失聲天亦惜之爲之隕
 星謀昔拜公屣履以迎公去不回誰其典刑往哭不可
 郡紱是縈設祭道周酌公之靈精爽凜然尚其顧歆

又代莫守

嗚呼謀之于公殆有夙契稽山定交歲踰一紀晚寮青
 宮益敬益畏道義相勉草木臭味哭公之喪義如同氣

茲焉假守實公梓里九京不作何所則視公雖云亡道
 在百世嘗錄遺事上太史氏盛德大節略具是矣嗚呼
 我公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奉以周旋未敢失
 墜視焉如生庶幾無愧欲酌宿草相望一水馳奠告哀
 潸然出涕

祭薛寺正

代會 吏部

惟公學博而知約行高而不孤政嚴而無苛論正而不
 迂求之海內未見其比意者天生斯人其必將回狂瀾
 于千載之絕學建功名于萬里之亨途纔小試而奪之

蒼蒼者又何其忍乎公之守吳余在故廬我來剖符公
 歸里居固嘗服高風于踐履之舊聽宏論于警欬之餘
 方將日親直諒多聞之益盡讀篋中未見之書曾不見
 于幾日驚死生之頓殊寓哀情于短章灑衰淚于生芻
 嗚呼吾老矣不知餘生尙復見人物如公者乎

祭鄭司法

頌 同官

嗚呼德升止于斯乎早名薦書而不得上太常之一第
 晚歷曹掾而不能脫七階之選途欲試無所有銜不祛
 旁觀者為之歎息而君處之則裕如也方其醜酒劇談

裁燭賦詩精神爽拔不見衰相謂當收功名于桑榆孰
 謂夫江風優薄得疾膚腠一入膏肓而不可除方瞳瞭
 然強忽笑語凜如對面而蓋棺事定青衫已上于畫圖
 矣嗚呼倡酬之詩易而為哀挽之歌清飲之樽今而酌
 祖奠之芻德升尙能飲而聽之否淚盡詞殫空相與望
 君于路隅君則已矣有子是似古人所謂非在其身在
 其子孫者其在斯人歟

祭陳司戶

文倍

惟君之家世篤儒學君之皇考尤號淵博噤不得施晚

而君生謂興吾宗教之以經齟齬秀發書無不讀中童
 子科老生嗟服遊學十年暮鹽朝糞乃登上第乃瞻龍
 飛得官戶曹千里跬步云何不淑至此大故君之于家
 孝友天成收卹孤露糾合宗盟君之于文亶亶不倦自
 公之餘手不釋卷君之于義勇于敢為親舊有急匍匐
 救之積是三者宜其遠到壯年長才廢于中道峩峩聞
 山靈輦何歸歸旒翩然云胡不悲惟我同寮周旋最久
 非莫薦誠疚心疾首

又路祭

嗚呼武仲學甚富而命甚奇也氣甚高而位甚卑也天
 畀之以才而不與以時也又嗇其壽使不及四十之期
 也一疾困之遽成九原人皆悼其不幸而同寮之心又
 何其悲也詩盟文會書名居以為永好非君主之而誰
 也青衫畫圖宛宛乎君之芝眉也炎天赫曦道阻且長
 丹旄翩然君將安歸也官則有守欲送不可惟君家暑
 行之無恙猶可以慰我之思也祖奠于郊向風長號不
 可及已嗚呼武仲知乎不知也

祭湯寧海

烈

惟君之資如玉之粹惟君之辭如綺之麗來宰寧川政
 尚平易恂悞無華彈琴而治茲方及瓜束擔歸計奇疾
 困之一旦長逝囊無襲衣室有孤累吏民興哀幾于罷
 市矧同王事休戚所繫不圖善人忽焉隔世雖有菲奠
 不得自致君其歸乎望望揮涕

祭陳安人

詹事良翰女兄旌表門閭守倅

台之著姓朱陳是推既生自陳朱子誠歸一門孝友累
 世不虧夫人贊之室家具宜之死靡他面割耳務夫人
 視之婦道與稽夫人之姑年登期頤孝養既勤壽祉孔

齊夫人之弟名德峩巍同氣是似爲家門楣月評升聞
寵光陸離旌表高門彤史有輝謀茲叨假守欽歎壺彝
思播清風以勵幽閨爰設菲奠來瞻總帷節孝有闔過
者式之

祭劉天台

文孝愷。同守倅。

名父之子徒勞州縣悃悃無華夙宵不倦平易近民
罔怨咨生無赫赫死則痛之知君清貧賻贈加厚知君
無歸謀葬山阜更率同僚奠此一觴君而有知庶其來
享

祭周侍郎

文代侍從。

惟公性識淵冲智略輻輳悃悃無華持心近厚趨事赴
功力瘁心疚險夷屢更介然有守五溪深入四蜀奔奏
給餉數年簡在斯久擢主大計亨途方驟云何末疾遽
啓足手位不稱德年不及壽急義首公可以不朽信息
從班于公何有天其或者欲昌厥後謀等爲僚屬耳底
蘊未究忽拜總帷孰不疾首乃陳斯殺乃酌斯酒矢哀
以文公平乎知不

攻媿集卷八十四

攻媿集卷八十五

宋

樓

鑰

撰

事略

高祖先生事略

樓某字子文其先婺人不詳徙居之始居奉化縣世以財雄于鄉祖以選為縣錄事有陰德及人父某尤積善以古學為鄉人所尊慶歷中州縣立學掌教縣庠者數年郡學尋又延請至十餘年遂居城中為郡人登皇祐五年進士第調舒州廬江主簿祿不及親不欲出官以

繼母無以養弟妹未成立具見辭墓祝文既歸遂致仕授大理評事其孝行節操如此自後又主郡庠十餘年爲州縣士子師前後凡三十餘年號樓先生四明五先生某其次也成就一時人物甚衆豐尚書稷舒中丞亶俞待制充袁知府穀等皆其門人又羅提刑適自天台來學諸公學業旣成舒公試鄉里袁公試開封羅公試台州一舉三處皆魁選其亡也舒公爲墓銘豐公書丹袁公篆額羅公以仕北方不得預後爲浙東提刑拜墓下用闕里故事手植數木今有存者祭文見赤城先生

集中郡邑學中皆立祠碑志登載甚備莫教授冠卿一書尤詳子常光孫弁昇五世孫鏐鉉鑪六世孫汶皆踵世科昇受知祜陵仕都司大卿前後知泗秀蘇州再典鄉郡居畫錦坊宣和初盜發青谿攻陷旁郡一路惶擾昇調兵守備軍聲甚振羣盜望風而退郡境獨全以功進徽猷閣直學士諸孫以門蔭入仕者又數十人有文集藏于家

行狀

亡妣安康郡太夫人行狀

亡妣姓汪氏諱慧通字正柔明之鄞人曾祖元吉不仕
祖洙明州助教累贈正奉大夫父思溫左朝議大夫仕
爲太府少卿直顯謨閣累贈少師妣恭人王氏累贈越
國夫人明今爲慶元府亡妣生于大觀四年歲在庚寅
五月八日少師長女也先君諱璩曾以軍器監丞兼權
尚書工部郎官知處州終朝議大夫累贈銀青光祿大
夫先君之祖諱常朝議大夫累贈銀青光祿大夫父諱
昇徽猷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累贈少師兩家少師實爲
中表金紫無恙時始命締婚年十九而歸于我紹興十

六年封孺人二十三年封安人二十八年封宜人乾道
三年封恭人淳熙九年十二月先君捐館十二年鑰該
郊祀恩封太令人十三年高宗慶霈封太碩人紹熙五
年壽聖皇太后慶壽恩封太淑人慶元五年光宗聖體
清安天子行慶于下封信安郡太夫人六年明堂恩進
封大寧郡嘉泰三年郊禮進封安康郡不及拜四年正
月癸酉以疾薨于晝錦坊之第室享年九十有五子九
人錫右迪功郎徽州績谿縣尉錫承議郎權發遣嚴州
軍州事鑰顯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

以爲懟也先君自少清介亡妣實爲合德事李氏姑及伯父伯母如公姑之禮曉練世故謙抑遜順被服寒素內外交稱之先祖有幼女亡妣愛育如妹隨事教飭箱篋直與共之爲擇良配遂歸王公正己仕至太府卿與之偕老王公之父提舉時方宰長興而外祖知湖州挈往郡治相與爲結縭之助罄所有以送之王氏初得賢婦致謝再三是時亡妣年纔二十有七祇此一節過人遠矣自爾同先君宦游內助廉平言不出閫或有觸怒必勸使從寬有所饋予必贊令從厚故廬旣碎于兵火

先君仕不加進生計日削多寓外家亡妣因得盡晨昏定省之敬二舅出仕參理家務上下歡服旣遂終養執喪盡禮自以不逮事舅姑歲時祭祀蠲潔誠至必躬必親晚雖分命子婦猶臨視之先君乳母劉氏本中原人忠愛子孫亡妣待之甚厚卒老于家又以亡姑三人無後春秋皆預饗焉節序薦新未始少廢竣事飲福必欲家人俱集齟齬不遺暮年髮不勝冠或勸裹以烏紗則曰非所以爲禮也謹守家法至于終身澹于榮利素不蓄財有則緣手而盡不喜爲時世妝冲靚雅正無珠璣

之侈飲食有節靡務精鑿每言避寇時僅以澗水進脫粟飯有饋以豆豉者其甘如飴今日所享不翅足矣篤于教子至質貸以供束脩諸子粗有成立或問何以爲訓曰平生不曾對兒輩出一不義語故薰染至此耳一視九子無嫡庶之間方授室時視家之有無以爲豐殺平心處之自無間言其遣嫁女孫亦然女孫有嫁及遠適者多誦北方安夫人之詩有曰女長終爲婦親邊不是一家睦嫻存古訓勤苦是生涯之句以勉之先君有再從弟妹幼孤無依取而育之亡妣爲畢其婚嫁其他解

衣爲助者不能悉書也喜周人之急家藏奪命丹秘方歲營珍劑以爲施治疾起死甚多先君在烏鎮時友婿陳公膏已自御史貳外府亡妣每聞有除目則爲女弟贊喜遣賀惟恐後無分毫羨慕及欲然之意少卿忽下世輕舟入都以慰之其達識類此嘗在親戚家聞從子過省之報喜不自勝坐中以爲夫人之子也問得其詳喟曰心地乃爾耶先君壽終固已難堪未半載而嚴州兄又以毀卒亡妣年已高皆憂其不能處而曠度了達晝夜之哭哀至若不可解哭已則胸次豁然起居不改

其度人尤以爲難鑰守永嘉迎侍爲八十之慶暇時領婦孫周行郡圃不假扶掖擷黃甘以分啗略無衰相鑰亦仰體慈訓不敢以嚴苛臨民在後省嘗以封駁久不決跪以告曰朝夕且得嚴譴恐一有斥逐徒驚尊抱莫若先歸故里脫不可逃寧身當之亡妣曰我亦念歸久矣盡室爲之東下嗣歲復來時仕者間自引去同列或謂鑰曰子有親老可明告于朝使子弟奉以歸非他人比也鑰亦以告亡妣曰吾兩陷圍城中還鄉又脫寇厄以是知死生真有定分在此則猶知事宜外方傳聞多

過徒亂人意鑰竦而承命不敢復請聞者無不歎服鑰自吏部尚書謀補外亡妣聞之曰可去卽去母以祿位爲累也旣歸見親黨道舊故甚自適也越國生二女一子仲舅尚書諱大猷引經告老而陳氏從母之子諱居仁爲中書舍人終華文閣直學士里有一舅二甥三學士之語從母及舅母亦皆封贈至夫人外門切鄰亡妣年九十尚書公亦八十里之族姻孟春爲慶旣報之又合樓氏年過七十者男女二十餘人別爲一席以侈其盛仲春爲尚書慶酬酢稠疊迭爲重客季春又夫人生

朝也簫鼓之聲幾無虛日未幾聖朝推老老之恩亡妣
 授郡封尚書公進直學士郡太守致上命羊酒粟帛之
 賜焜燿兩家先君在時固已羸八十口逮今二十許年
 未問納婦及婿惟孫曾子女增四十有五人童卯滿前
 愛撫惟均歡笑雜沓不以為厭問安直領之而已晚歲
 備福誠世所鮮儷也奉佛素謹甫三旬已閱大藏經取
 龍龕手鑑以正奇字越國嘗再誦及半又與二舅補之
 近年猶作梵唄時舉因果以示人晨餐以前無非佛事
 寒暑如一晝靜多觀大字未見之書不問多寡必自首

至尾而後已書傳過目如素所習諸史舉大端興亡之
 際賢否之著者類能道之稗官小說所見尤衆性復善
 記非出疆勉二族交婚如朱陳然親連至多姓第之外
 姻婭宗派如燭照數計後生取質焉及見宣和盛時暨
 靖康間事言之皆有端緒如痛定泣血等書間能指其
 不然者後得夢華錄覽之曰是吾見聞之舊且謂今之
 茶褐墨綠等服皆出塞外本朝服自開燕山始有至東都者深
 歎習俗之變也太師史文惠公丞相魏文節公見必加
 敬數年間遇舉壽則大資趙公郡侯洎倅貳而下俱集

或歎曰人間縱有此壽若斑衣珠履之盛則未之見也
既倦于行或過諸院近則鑰輩抱持稍遠則子若孫親
扶板輿每顧笑以爲樂客或求升堂苟非有疾未嘗不
見問勞周悉旁及其近親之安否談舊事不少差咸仰
神明之未衰也燈前則與諸婦爲依經馬之劇或至夜
分不倦去年方覺頓弱雖齒豁體羸已久而耳聰目明
如舊鑰比蒙恩與郡以九十者家不從政力辭亡妣以
爲然疾既革元日猶自力危坐以待賀者鑰痛念嚴州
兄祿不及後郊恩以奏從子澡歲首受命亡妣猶能以

手加額六日忽命浴且理髮自此叩之則應不復出語
面西側臥時若微哂三日不動以至屬續殆善業之報
也仁慈薰然待妾媵有恩人人懷感不待鞭扑而自馴
服去者必使得所歸閭巷匹婦有來者一以恩意接之
故弔者無不盡哀聞者無不傷歎已而大資率鄉之士
夫近百人制帥尚書黃公郡縣官及鄉校正錄而下各
來致祭多有哀辭以形容盛美與哀榮終始之備且言
上壽全福無可憾者嗚呼人子之心豈有窮極況自父
兄凋喪以來母子相倚爲命年彌高懼彌甚不敢一日

輕去膝下而天禍我家遽降酷罰不孝罪逆以至于此
尚何以生為哉方忍死以襄大事追惟吾母淑質懿範
著聞遠邇若其容德廣大孝敬淳篤高明諒直慈祥清
粹曲盡人情而動依大義非惟閨闈之賢婦所不能及
有烈丈夫名薦紳之所難能者不肖子鑰其自省事以來
親見實行聞格言舊矣是敢泣血具載以少伸哀痛孺
慕之誠非不欲極意贊揚而屏伏苦塊肝膽潰裂魂魄
紛亂不能盡究始末以發潛德窀穸後有時未敢求銘于
當世大賢輒援曾文昭公亡妣之稱效后山陳公先夫

人行狀之體敬刊之石以對先君之碑銘以示子孫使
毋忘哀哉餘生無母可事長號擗踊冀相尋于九原之
下耳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孝子樓鑰泣血謹狀

先兄嚴州行狀

曾祖常故任朝議大夫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妣翁氏贈
永嘉郡夫人

祖昇故任徽猷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累贈少師妣馮氏
贈秦國夫人馮氏贈魏國夫人

父璩故任朝議大夫主管亳州明道宮母汪氏封恭人

曾祖依二格
妣翁氏另行依四格

祖依三格
妣馮氏另行依四格
馮氏另行依四格

父依三格
母另行依四格

先兄諱錫字予善一字申伯世家明之奉化今居于鄞
蓋自我高祖正議先生始四明之樓實出于東陽不知
所遷其可尋者自兄以上才八世先生以古學教授鄉
校凡三十二年擢第起家金紫少師皆以伯仲踵世科
後來者又繼之衣冠彬彬焉先公嘗以軍器監丞攝工
部郎有忠厚廉平之稱太保魏國史公爲墓銘生九子
兄其仲也兄天資穎悟精力絕人自幼從學迥出流輩
年十三游郡庠三山陳公元裕典教事鑒裁甚精兄一
試占高等祖居遭建炎之燬依外家以居先公攝事平

江毋氏攜伯氏繼往兄已能理門內如老成人自爾舉
業之餘幹蠱尤篤樓汪二族吉凶會集人夥事叢他人
智力所不給兄爲主辦則應酬中度談笑自若遇事有
膽略不怯不躁委蛇曲盡無劇易必舉故雖未冠而中
外親識已極口稱其能而期用于世矣先公久欲問舍
而無其貲兄承親意竭力圖之銖積寸累以立堂宇先
公懷太守章歸寓奉川兄慨然曰親年益高茲可緩耶
入城謀度日以就緒落成奉二親定居而後侍行蓋一
力任事米鹽靡密有無相通以全其家者幾二紀隆興

二年以先公遇郊祀大禮奏補將仕郎乾道改元中銓授右迪功郎秀州司戶參軍先公赴處州兄率諸弟分掌家務雞初鳴侍左右至受謁聽訟則俟于屏內公退候伺顏色承命惟謹書尺之繁委行李之往來一不以累先公之心故先公專意郡政無有內顧既赴戶掾太守徐公葺曾公逢一見如故交事多資決糾曹惜甚守方委兄協濟俄有旨使錄事專典獄漕使呂公正已行郡部民有訴獄冤者以詰糾曹喑不能答兄前曰茲事甚明是時新制未行錫其與預聞之因引姓名歲月與事之

始末辯數明暢四座屬耳呂公歎曰作吏不當爾耶顧吏一依兄所言糾曹得解而訴者伏辜會鎮江有軍校訴于朝且自言久掌軍用列校貸錢以萬計知其欲訴將殺以滅口脫身而來後必有追者出此門則不得生矣丞相虞公駭其言具奏于上先令郡置獄盡繫所訴者欲遣理官以往今丞相梁公方參大政慮搖軍心請敕漕臣擇州縣清強官許以理寺推獄行時胡公昉新為東漕與呂公合詞薦兄呂言秀州事胡曰自淮南易節以來密訪人物至秀稱樓君者如出一口徑取旨以

檄兄二公使來見面趣之行兄曰事關軍旅君相所屬意錫試吏未半歲豈應預此二公不許曰隆暑不可久繫獄吏已候于郊外數日以待子之來也請械軍校以自隨途中時與之語鉤得其情比至桁楊滿庭所繫有官橫行者兄以所訴貸錢之目詰之皆曰誠有此而悉已償矣各以左券來有須會問于軍者頌繫一二餘卽日縱遣復引訴者謂之曰爾之妄明甚察爾之情欲逃死耳上罔朝廷下駭軍伍死有餘責卽吐實尙全爾生其人頓首感服一箠不用僅三日而竣事大理吏蹠請

曰事體甚重今遽已後必有悔兄曰我不知觀望惟盡其情而已汝第爲我行文書他日有責我當任之旣出尙書蔡公洸爲掌握兄臂曰何其神也始得制書府庭爲之震動非君來某亦無所逃責然尙疑兄年少氣銳或有疎略因爲備言之喏曰弗可及已歸塗比文案該敘詳密老獄吏所不能爲二漕聞兄及門大驚旣見道所以喜甚曰吾二人舉士不謬矣亟呼吏草奏兄曰已具于此讀之又大喜過望涉筆書名卽攜兄詣丞相府先入白相唯唯問安在自賓卮徑以便服謁見色尙不

怡曰折獄誠敏然訴者肯默乎亦得所謂伏辯者乎二
漕相目兄曰伏辯有二如使吏曹附口語代書辭容有
誣服今其親筆也袖出囚辭數百言視首辭筆跡不少
異又無一字措改注乙者相始大稱賞且曰使者誠知
人翌日與梁公奏聞上爲之嘉嘆因共薦兄謂如此等
人不應使沈州縣請以中都官處之適左帑吏有巨蠹
旣正典刑以兄監都門相謂兄曰是何足慰子特不欲
使子捨祿而遲次也旣就職潤色成法隨請于上積弊
寢銷在法譏訶出入得其過失者賞有差故雖名同事

而偵伺甚嚴或成仇隙兄曰吾儕爲國主藏任責匪輕
各謹攸司錫亦不願得此賞也由是相處甚歡而事益
集南庫闕官朝旨命兄兼攝兄視寶貨品目至繁而位
置紛糅躬督帑吏彙分之各得其所列屋有定數而總
其凡于籍標識粲然未幾上忽遣中使臨視兄執籍取
物如探諸囊使無以返命卽取屋角敝繒將封以歸奏
官吏失色兄徐曰是非軍衣所需蓋哀以備賜花等用
數實若干籍具在也神氣湛然使無以詰尚書張公津
曰某號典領初不得親臨胥輩又不任事微君吾其殆

乎張公由此受賞兄不屑也任滿主管都茶場會子庫關陞右從政郎上方留意楮幣兄服勤其中纖悉明備凡事皆立成規吏不得搖手日造萬紙無不精好一日謁丞相曾公有同僚力言省罷之便兄立其後具聞之僚顧見兄踉蹌而退兄亦不之辯果罷已又進謁白相君曰國家賴楮幣以資用度今罷已何敢復言然度必復于後吏曹失業散之四方他日恐難遽集況作僞者他皆可爲惟貫百例不能亂真故多敗此曹無聊若冒爲之智者不察也願擇可用者分隸官司使得以自活

丞相日子不謀身而遠慮及此卽白于上如兄言旋攝主管尙書刑工部架閣文字遂爲真職最清簡靖共自守垂滿欲詣銓部時史魏公再相素以兄爲可用力薦上前丞相趙公又舉鎮江獄事贊之且奏曰是時虞某卽欲處以職事官今丞相雖知之尙避鄉曲之嫌未敢遽言上曰朕猶記向時事信可用豈應顧小嫌耶遂除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以薦章及格改宣教郎時方修一司一路酬賞法取諸路專降旨揮五千餘項立條一千三百繼又編類海行法兄夙夜疚心筆削損益多

出其手書成奏篇轉通直郎輪對首誦主上孝儉之德
上曰朕之卽位卿預觀否對曰臣是時雖不及見今叨
朝列冬至正旦親見陛下拜太上皇壽真千古盛事也
上顧而笑再奏請明詔有司議立科曰凡是則是做有
一于此者令郡國察舉以聞擇其尤者尊顯以風厲天
下孝者舉則忠臣可以求廉者進則賊吏不必治又論
乾道修法久已奉行間有牴牾重加審核雖已出于睿
斷修定新書止緣頒降尚遲州縣無所依據胥吏因得
爲姦反致淹延獄訟欲望頒行使得遵守續有陳請自

編別敕仍下諸道且用舊法理斷免致因循待報遷太
府寺丞又以輪對論紹興和買事謂會稽一郡賦額最
重然經界之初物力及四萬錢者始敷一絹今乃半之
旣無物力之增徒有科敷之倍止緣下戶舊與免科聖
朝優恤之恩反爲豪戶欺隱之地上焉者財力豐裕與
吏爲市莫可究尋盡以本戶之田析以占籍五等分立
砧基多至百本卻致中產之家和買歲增偏重已甚乞
以產錢均敷不復更問等第議者必曰始科不及下戶
蓋恤之也今反加賦可乎是大不然今名爲下戶者實

富室也真是貧乏十無二三若仍舊貫不爲更張則必盡歸五等之籍無復可敷之絹矣又言身丁錢者皆出于下戶欲將所取之額總計爲絹若干與和買絹數合爲歲額止以產錢均開上戶雖就和買敷身丁而和買之數則頓減下戶雖就身丁敷和買而身丁之免則甚優上下各得其利而官賦所入無虧鈔書仍以和買身丁爲名用防異時重疊倍敷之患若有丁無產之民則又可以全免而爲太平之氓矣上褒嘉再四且曰卿所陳利害甚明朕卽爲差漕臣與郡守同共措置又論左

帑權出之弊謂出入之吝具有科條物貨權出勢不能免此等旣非正支止是私置文記遇出卽注纔入卽銷雖有據憑終難檢柅萬一久假不歸因有重出不無姦弊欲從外府印給二簿付都中兩門專記權出之物門者以時拘收太府每季稽攷上曰其弊如此朕殊不知卽命行下至今遵用之宣諭宰執天語甚寵兄前後再對所陳九事皆蒙睿獎今錄其施行于時與其最著者遷大理寺丞獄人之司命廷尉又天下之平固所當謹兄尤恪意從事謂天獄追逮非他處比一夫所向閭里

驚搖每見吏牘必詳究其人擇不可已者始稟卿長而行之既至則窮日之力親加聽察苟無用拘留則亟去之或先有案卷者豫審事節一問卽得故囚之宿于獄者甚寡拷掠尤稀闊視之如傷情實俱露而猶爲屢隱者僅施十數囚徒至前未嘗厲威以臨之斥退吏卒使得盡其欲言遇有婦人孺子深以驚迫爲戒適有大獄三數皆曖昧翻覆最爲難事兄究見底蘊處斷公平不爲勢力顧忌亦不詭法以惠姦軍民鬪訟例送寺中是非立決率皆厭服而去由是廟堂相知愈深士大夫則

曰此真得人矣始至寺吏曰是爲初官時能決詔獄者久之熟見兄官業咸謂未之見也兄久去親庭力求外補九年四月差知嚴州時謁告歸省拜命于家未幾交代奉祠有旨趣行不俟臨遣便道之官九月到任郡更旱潦之餘財用空匱陋不成邦逋負動以千萬督責交至以郡計訪察屬具訴煎熬困急之狀先是曹掾筦庫之官分往諸邑公吏五百又旁午于道日不暇給兄曰郡尚可爲也何亟如是悉使歸之一跡不留也諸邑旣已肅然然後使來受要束盡取財賦本末審緩急之序

與夫當蠲而未蠲已發而更催者人皆得以自言首尾
 七八日朝暮相處如父兄之詔子弟凡可蠲者落筆掃
 盡其他或為之倚閣或為之分限其應輸者皆指期至
 郡侔貳以下爭以為不可兄不為變邑無官吏之擾又
 罷無名之斂期會寬而信欣然承命以行且各置二歷
 緘以紫囊公文之外守宰欲有所言親題歷上不時往
 還吏不得預聞其間脈絡貫通了無壅滯文移簡寡上
 下安便及期無一金之負寮吏聳服郡始少蘓矣木柅
 出于歛郡由城下以趨錢塘郡帑賴此以濟比歲苛取

商賈不通兄為之簡節疎目按舊額而寡取之會計甫
 畢牙僧一為保識即縱之順流而下賈人更相告語來
 者益眾以故三閱月而錢之入大農者踰十萬緡曾不
 倍征也版曹漕司差官相踵至則與之道其所以然甚
 悉又隨所索而應之相與嘆其通敏且曰下車幾何時
 洞徹乃至此耶歸語諸長故兄之譽益彰民訟多据案
 親決各適其平受責者亦無辭舉手加額稱誦神明者
 相屬也外邑番訴問取其甚者自處之必窮其情狀而
 抑彊扶弱不為已甚有訴喪衣囊于津亭者期以舖時

必獲已而果然學校頽圯所未暇及兄爲之區處表裏一新像設嚴整士類感嘆人不知役或以疑事來諭從容響答動中要領而以愛民近厚爲先務近城木場苦于潦水築墻則善隕插籬則易壞或以請兄應聲曰種木以環之則可久矣聞者以爲難及大率迎刃而解庭無留事馭吏接物廚傳賓廡下至舟子軍士之差次具有方略人情翕然愁歎之聲化爲謳吟傍郡之訴于監司者亦求直于兄其感化流聞有非人力之所及者十二月丁先公憂徒跣扶喪哀感行路郡人如失慈父設

祭于道者相望巷哭以送之在官僅八十餘日人謂良二千石終更以去者未必得此戶部侍郎曾公逮當今吏師謂人曰試郡而辦事者有之若樓嚴州爲政平靜百廢具舉雖老于治民者未易過也旣歸追慕摧割不可解于心力貧謀葬顏色深墨十年四月感疾去卒哭未遠也閱七日至五月丁卯竟不勝喪以歿嗚呼痛哉享年五十官至承議郎娶馮氏封孺人子男三人淩淩深女一人適承務郎新知紹興府餘姚縣蔣綸將以十一年八月壬午葬兄于奉化縣龍潭正議先生之墓左

澡錄兄行事以告于鑰與之相抱持而哭語之日吾尚
忍言哉子之所不知者吾爲汝書之嗚呼兄之所以過
人者天才之優也然人之有才者或量不足以容物或
學不能以自將恃氣而兀傲矜敏而怠惰察以爲明嚴
而近刻爲己而嗜進計利以自豐者間有未免惟兄器
度恢洪莫見涯涘受人之觸傍觀爲之憤怒而辭色不
少異朋友同寮所閱多矣無不得其歡心居家作吏幾
無暇日而學問不倦尤好說詩得風雅之深旨兩薦漕
臺卒困于南宮筆力日進動翰如風對客作書真行俱

陸伯焜校

精瞬息數函不見其勞嘗見徐公兢作篆心顧好之下
筆輒工好事者爭求扁榜流傳甚多晚更斂制稍尋斯
冰之體近方攷證說文仍集張氏復古與鍾鼎遺文從
韻疇分欲爲一書竟不就餞別慶賀間爲詩詞皆清新
切當壓倒坐人此其見于外者至涵養饜飫增益德性
委運自適則又其所安也和氣薰然無貴賤長少與之
盡禮人有所求惟力是視告以急難必傾身以應之或
就之謀事先究情實能道人胷中之欲言者爲之致曲
不翅己事人亦感其誠而許之故率能如請者之意濟

則如身得之喜否則介介若有失焉蓋其資性篤厚雅
存濟物之心而才又足以行其志此所以爲不可學遇
有不可亦必曲爲言其所以不可者以曉之人亦不以
爲忤克勤小物略不苟簡所居一日必葺船居旅次客
膝之地亦務整潔創造器用巧思橫出人取以爲法終
日矻矻有古人運甓之志每日勤則不匱一有自惰則
不足以立身矣人之情僞絲髮不能逃而自晦其明含
垢匿瑕如弗聞者動有規矐不以己長望人人有弗及
率歸于恕徊翔筦庫知己滿前不一登權貴人之門昔

人所謂性至通而自然有節者兄爲近之心計有餘使
之利析秋毫有不足道而疎財尚義不問家之所有貧
無告者時推以濟其須俸入不足以給用而食客無虛
日間遇士子就試親賓全集兄豫爲館穀之計帷帳器
用咸備手行觴豆彌月無倦色少閒又問勞其乏絕商
摧文義人人自以爲親己婦家寢窶輟衣食之資以助
之外舅姑之喪及葬皆兄爲之存歿無憾再從弟鏞幼
孤求師在所兄曰是吾叔父之愛子也飲食教誨積數
年遂入上庠東陽有族子曰溥以窮來歸兄育其數口

又爲謀資身之策温飽至今少游西安與張元晦汝明厚善乙未張赴省闈兄取其新作讀之曰君文誠工而久不售者正坐用意太深爲取前三年程文數十通使熟觀之曰是未必勝于子惟以筆端無滯礙耳張爽然悟場屋中一揮成篇旣在選謂所親曰吾露一第益友之賜也其于故舊類此嗚呼在私門爲亢宗之子在公家爲有用之才德之感人者深惠之及物者廣况復容貌頎偉素少疾病謂必將建立事功爲時聞人而止于此是可痛也故斂之日親戚交游下至閭里耆穉皆相

向慟哭搏膺盡哀傳聞訃音交相驚悼久而後信之至今弔者尙未絕也兄亦自度抱負不凡抗志闕遠紹興和買之請旣行郡民間之無不鼓舞且曰不知是何官來惠吾州耶帥奏催科方急未易遽改上尤注意令候省限滿日取旨近臣復有請者遂遣漕臣以行僅能蠲減殯宮及寺觀撥賜無名之額終未能盡如兄之言兄深惜上意之未究益訪利害期申言之而無及矣兄之齋志于地下何止此哉嗚呼兄之孝友篤矣伯氏喪于丹丘星馳護喪治葬撫孤甚有恩意第八弟鏗之生先

公以多男子之故命兄育之撫愛如子以至成人澡之
居喪鏃實同力以報焉方伯氏之亡而諸弟尚幼每與
鑰相語曰仰事俯育之類吾二人分任之鑰自度才具
智略去兄遠甚一聽命焉而悉意以佐其傍處家從宦
更爲勉勵欲寡其過以毋貽親憂官敕局丞外府適相
後先連簷以居並轡以趨非敢以爲榮父母俱存兄弟
無故誠人間之一樂也先公七十同歸拜壽壬寅屬疾
又同時省侍已而先公益安而兄得輔郡奉雙親西上
鄉曲艷其盛丞相史公魏公率里之士夫大合樂以送

之兄曰當以一身服爲郡之勞而使家人女子極奉親
之歡躬調旨甘又間以政事施設具言于庭闈以請益
甚適也不幸天禍我家先公棄諸孤兄號慕深切大事
未涯百口仰給憂苦鬱結以殞其身天平哀哉游宦許
久不足以餬其口生事日廢幸能以器業自奮改秩纔
四年而得郡絀卒不及澤其子竟何爲哉竟何爲哉今
日之事固有能言之者豈真有定數不可逃耶世言陰
德隱行有益壽之理未問兄之平生以棘寺數月治獄
平允之心嚴陵一時臨民循良之效亦宜得祐于神明

而大禍之餘復不自免福善禍淫豈又有時差耶不可
曉也垂白之母晝哭之淚未乾而重以晝夜之哭門戶
責任之重以兄當之猶懼不能勝鑰何以堪之嗚呼不
可活矣與澡等忍死以圖窀穸之事又雪涕以書此或
曰子之志雖切詞不亦太繁乎鑰泣曰吾兄之亡斷吾
手足不足以喻其痛且重悲夫人品才氣如此而不得
顯于用特書屢書猶未能形容大槩以寫吾之悲也吾
暇文乎哉乃長號授澡而使之求銘焉謹狀

攻媿集卷八十五

陸伯焜校

攻媿集卷八十六

此卷當宋本卷第八十九

行狀

皇伯祖太師崇憲靖王行狀

曾祖世將華州觀察使贈太師福國公妣李氏封淑人

贈商國夫人

祖令諱武略大夫贈太師益國公妣劉氏封宜人贈齊

國夫人

父子偁左朝請郎秘閣修撰贈皇兄太師中書令追封

曾祖低二格
妣李氏另行低四格

祖低三格
妣劉氏另行低四格

父低三格

此張氏另行低四格

本貫低二格

張氏集

卷之二

何循校

秀王諡安僖妣張氏封秀王夫人

本貫玉牒所諱伯圭字禹錫年七十有八狀

鑰仰惟皇朝以忠厚仁澤涵養天下累聖家法相守一
道本支繁衍日熾而昌親睦九族恩禮隆備真足以度
越千古恭攷國史開國以來屬近行尊貴窮人爵富溢
萬鍾不知幾人然皆生長宮邸專奉朝請雖威望彰明
有如周王亦未嘗著民庸于外自熙寧間稍就外補才
業浸顯各以所長自見為世豪英代不乏人曾未有位
極人臣出處繫海內重輕者若夫歷事四朝寵光赫奕

以間平之賢躬曾閱之行出為龔黃之政入有旦奭之
望兼是數者而又壽考康寧子孫盛大始終無憾二百
四十餘年間其惟崇憲靖王乎鑰四掌玉牒嘗攷福國
公藝祖皇帝之元孫也建炎元年安僖為秀州嘉興縣
丞孝宗寔生于官舍安僖生不及進用歿有追封賜諡
之寵尋又築祠堂于行在所建園廟于瑩域如濮安懿
王故事又升秀州為嘉興府所以寵賚之極矣王其長
子也安僖被服儒雅由舍選擢宣和元年貢士第交游
皆一時名公王在髫齡有成人風安僖肅重客必命王

侍植立拱聽長而彌謹安僖任子請以先外表張似之
安僖大喜雖銓曹以法不許王之器識自少已不凡矣
紹興七年明堂恩奏補將仕郎十三年安僖薨王號慟
哀毀見者隕涕有旨令秀州應辦王傾橐以襄事一毫
不取于公家十八年授迪功郎秀州華亭縣尉邑苦多
盜王周行境內以五家爲甲一家警盜則四家應之一
家容姦則四家同坐盜無所容焉有鹽鐵塘自金山海
口屬郡城二百里而近歲久淤塞鹽運不通王建議疏
鑿卒賴其利齊國之喪以承重解官二十五年調宣州

司法參軍既至會常平帑廩事發興獄逮繫甚衆守將
案前政王請寬假守不聽王曰法固甚重然官劾吏竄
則亡失者不可復得若少假歲月庶可償納懲治未晚
也代者得以保全尋爲補足有囚當死王疑而爭之守
是獄掾觀望者隨靡王辯愈力後加詳讞罪止流役戚
方出戍道郡境津險而梁敞檄郡爲桴筏期會迫甚郡
以屬王且行且謀凡官地有林木皆默識之歷津梁則
度廣狹材旣周用馳詣軍中勞以牛酒且告戚云筏材
已具役民恐不及事又非所習若調軍士五百繕治之

可立辦也方既樂從王臨視優犒士卒競勸甫畢而師至民不知役守益歎服三十年孝宗自普安郡王爲皇子封建王是冬以舉主循從政郎明年夏添差兩浙西路提刑司幹辦公事未赴特改宣義郎尋添差通判明州三十二年六月孝宗受內禪八月除集英殿修撰知台州隆興元年十二月以職事修舉擢敷文閣待制二年秋潦暴漲加以潮溢亟遣舟濟溺者水將入城囊土塞門補苴罅漏水殆及女垣不爾則民幾爲魚矣細民多以鬻鹽抵罪王深念之諭巡尉使嚴譏邏獲鹽則歸

之官而縱其人獄訟爲之衰息而歲課自若也以治行改知明州充沿海制置使敵再犯邊嚴海道之備傳檄不絕驚譌訥訥王命邀郵筒于遠郊密受以入民始晏然乾道元年歲大歉飢民麇至分處寺觀發廩振救多所全活眞里富國大商死于城下囊齋巨萬吏請沒入王曰遠人不幸至此忍因以爲利乎爲具棺斂屬其徒護喪以歸明年戎酋致謝曰吾國貴近亡沒尙籍其家今見中國仁政不勝感慕遂除籍沒之例矣來者且言死商之家盡捐所歸之貲建三浮屠繪王像以祈壽島

夷傳聞無不感悅至今其國人以琛貢至猶問王安否
六月以獲海寇功陞敷文閣直學士二年冬以邦人舉
留再任益思所以惠民者定海有沈窖湖豪右侵築民
失其利開浚復舊蓄泄以時規模宏固抵今賴之又有
茅砧磯與慈谿接畛定海居上流旱則足以溉灌水則
以慈谿爲壑紛爭久不定王以帥事行縣親視其宜俾
浚舊溝溝成兩邑皆利而爭者息矣三年秀王夫人寢
疾藥必親嘗衣不解帶旣遭內艱擗踊攀號絕而復蘇
溢米不入于口喪行邦人擁道送之面色深墨哀動行

路四方賻禮日至自以俸餘足以終大事悉辭之五年
服除八月再知明州下車謁先聖顧瞻學宮頽敝大出
緡錢葺之自大成殿御書閣稽古明倫一堂以至齋舍
門廡爲之一新增置書籍月課諸生所習以酒醴勸之
宗子不遵防檢者俾入學舍閑以規矩與生員同後多
修飾取科級者于是相與立生祠于東序制司水軍舊
屯于城外之江東時得旨移定海軍于平江之許浦王
請于朝謂定海控扼之衝不可撤備移制司軍以實之
增葺舊營度容萬竈又造鎧甲器械甚備璽書褒焉歸

正棟汰軍士來者無所歸王爲度地城隅爲屋數十楹以處之頃歲膠西大捷之後海波不驚而降者言始謀本欲直犯吾境或譌傳連結高麗者上下疑之王益治戰艦嚴閱習以張軍聲遣郡人徐德榮覘之得要領以歸遂寬東顧之憂六年陞學士海寇葛明張甚王以方略授將佐每遇必勝王曰兵不可久也遣人諭以逆順禍福遂降羅拜于庭股栗莫敢仰視王爲卻兵衛鬻威嚴以問始末明感泣悔懼願自效又進其黨詰之其脅從者縱使復業寮屬謂明之罪不可貸且恐其飽則颺

去王曰旣懷來之反其鋒以爲用餘孽不足平也奏請授以官有以佚罰爲言者王復奏曰誘之降而殺之後日何以使人遂補將校又有倪德號倪郎尤爲難制遣明禽捕人尤危之恐其合而爲一也明感恩盡力德技窮亦從招服明年王以此轉一官願以分及將士復請以德爲裨將自是賊之巢穴虛實動息皆知情見力屈姦黨破散海道一清以王善撫二人而用之也八年陞顯謨閣學士九年陞龍圖閣學士皆以郡人借寇之請也歲饑糴價翔踊王曰此富者閉糴以幸災治之則益

甚乃出二十萬緡遣人糴于浙西閉糴者計窮爭先出糴米舟尋亦踵至其價大平饑而不害官無一金之失而行者又得其利王之慮事周密類此在郡前後十年政尚中和寬猛相濟平易近民千里安之禮遇寮案人樂爲用兩造在庭必据案究其情實多勸諭使平之其抵于罪率從未減平反死囚至數十百人嘗獲鑄銅者數輩謂曰汝欲希利而冒重禁耶人與錢二萬使易業碎其器而書姓名于籍後犯決不貸也亦無敢再犯者每日節用愛人不易之道與其苛取急征以資妄用孰

若量入爲出以求裕乎不飾廚傳不事包苴鄰郡交餽盡歸公帑行之既久沛然有餘百廢具舉斂不及民以郡之西湖爲放生池扁其堂曰廣生列石于側刻採捕之禁待遇賓客不爲豪侈而尊俎風流恩意周洽寓公寄客皆得其歡心而不敢干以私也自以久去松楸屢求閒退雖優詔狎至而歸志不回淳熙元年十一月始得請除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去郡之日貴賤耄穉攀轅挽留出境不絕三年積官至朝奉大夫二月換授安德軍節度使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九

月加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九年九月充明堂大禮橋道頓遞使至是始見孝宗天顏感動清問款密王性素謹不敢以語人又朝于德壽宮高皇喜曰久欲見卿撫勞甚至禮成加少保封滎陽郡王高皇曰吾欲自見篤睦之恩賜以玉帶十二年充郊祀別廟亞獻十四年高宗登遐王奔赴見孝宗于素幄龍輜啓塗事大體重詔充總護使十五年六月加少傅八月充明堂禮頓使十六年二月光宗龍飛以皇伯加少師紹興元年三月詔入覲加太保嗣秀王仍賜甲第于安僖祠堂之側

屢欲奉孝宗幸祠第王力辭憲聖慈烈皇后賜水月園堂曰瀛燕亭曰玉林湖州私第中又有堂曰慶遠圃曰小隱樓曰溪山勝槩扁榜皆三朝宸翰也紹熙中憲聖洎孝宗光宗皆同中闈屢嘗臨幸光賁林壑詔益其地竝湖爲複閣有司旣度材矣王恐重費縣官又固辭焉每侍清燕之間兩宮皆待以家人禮王執禮愈恭語不輕發一日孝宗宴私隆洽不覺前席密問潛龍時事王遜避良久徐奏臣老矣不復記省問至再三終不敢言孝宗笑曰何太謹也然以此益加愛重嘗召王及諸子

宴于北宮之靜齋孝宗曰近者元夕簫鼓之聲不絕斯民自得其樂不欲禁止然物戒太盛爲之惕然是夕不飲酒僅啜一盃湯而已大抵人君不可不事節省若肆意所爲將何所不至王對曰陛下兢業如此雖堯舜無以過自古人君誠能不溺于宴安則怠荒之念何從而起孝宗深然之二年六月判太宗正事宗司任法太過天族固賴以整肅而頗虧親睦之意王處以平恕厲以廉恥鮮犯令者每言要當先教導而後齊之嘗建議別立宗學月書季攷以教天下之宗子請出餘祿以助贍

給又以減宮廟員闕之多請復增數以優之事雖不行識者韙之三年六月拜太師五年辭太宗正事七月主上登極加皇伯祖免奉朝請九月充明堂亞獻詔加兩鎮于是兼崇信軍節度使十一月充永阜陵殯宮禮儀使慶元元年以復土拜中書令王以曠典五辭御筆答曰遜避莫回勉從所請可別議褒崇之禮乃詔贊拜不名嘉泰改元賜第爲火災延燔乞還湖州故居守園廟二年春趣召賜肩輿至殿門令子孫扶掖命有司復營舊邸四月王丐歸九月癸亥薨于正寢遺奏訃聞上震

悼輟視朝三日贈贈加厚賜棺含以蟬冠朝服斂遣內侍押班左武大夫保康軍承宣使吳思忠等五人護喪設祭之文甚寵曰藝祖造邦源深流長子孫繩繩百世其昌巖巖秀邸不顯其光積久愈厚篤生賢王濯濯祥麟玉質金相允文孝宗則友其兄召繇外藩賜第于京迺分茅社于彼滎陽赤旂金節絢爛綏章文考念功曰篤不忘建祠秀園舊履是荒太師維垣衮衣煌煌爰暨冲人應龍初翔宣力百爲調娛多方予嘉乃勲臚句不名紫微是令遜避勿違貴極愈謙年耄益莊踰七望八

熾昌壽臧子侍孫攜蟬冕相望王比來朝精神方強謂當百年鎮此宗盟不遠伊邇降此弗祥維大父行生死哀榮王實無憾典刑云亡緘辭往奠寄哀一觴又遣太常博士錢易直等輟祭于都門外文曰我伯祖父標的宗英奉釐列邸隱然維城天胡忍予殲此老成爰飭邦典命使以行遙致奠尊以賁泉局爰以量幣清酌齊牲粢盛庶品用薦哀誠十一月癸卯諸孤奉王之喪葬于烏程縣永新鄉成山之原王娶安德帝姬之女信安郡主宋氏父保慶軍承宣使駙馬都尉邦光寔徽宗皇帝

外孫也封衛國夫人先二十四年薨追贈齊魏國夫人
 夙有懿範媿德娠賢用肥王家子男十人長師夔興寧
 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以王之襄奉哀
 毀而薨贈少師追封新安郡王諡恭榮次師揆檢校少
 保奉國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兼秀安僖王園令次師
 垂定江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次師稷蚤亡次師尚深
 州防禦使提舉佑神觀先五年卒贈昭慶軍節度使追
 封信國公次師禹慶遠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次師臯
 保慶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次師岳朝奉郎新權發遣

通州軍州事次師彌奉議郎添差通判嘉興軍府事次
 師貢宣教郎添差通判廣德軍事師岳師彌師貢俱得
 旨除直秘閣未拜女三人長嘉興縣主適故朝議大夫
 直秘閣知蘄州軍州事鄭嗣宗蚤亡次永嘉郡主適故
 宣教郎添差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張似續次新安郡
 主適朝奉郎直秘閣新權發遣高郵軍事史彌堅孫男
 二十四人希道朝散郎新權發遣嚴州軍州事希明承
 議郎新權發遣黃州軍州事希遠通直郎添差通判慶
 元軍府事希德通直郎添差權通判衢州軍州事希承

武翼郎特添差兩浙西路兵馬鈐轄湖州駐劄希顏故
儒林郎紹興府上虞縣主簿希行故將仕郎希古武翼
郎特差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幹辦公事希純奉
議郎添差通判衢州軍州事希閔右千牛衛將軍權主
奉秀安僖王祠事希忼右千牛衛將軍希訃太子右監
門率府率權充秀安僖王園令希澄忠翊郎特添差兩
浙西路兵馬副都監嘉興府駐劄希榮承事郎新差監
臨安府糧料院希諶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希呂忠翊郎
希忼成忠郎希復忠翊郎希邛承事郎餘五人未賜名

補官孫女十人長永康縣主適通直郎知江陰軍江陰
縣事胡元卿次適承務郎特改添差監兩浙轉運司造
船場范莘次適保義郎新差幹辦御前忠佐軍頭引見
司吳璞次適從仕郎特添差婺州觀察推官林燮次適
承事郎特添差通判嘉興軍府事韓杞次適承節郎新
差幹辦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吳珙餘未行曾孫九人
未賜名補官曾孫女十五人長適文林郎特改添差婺
州觀察推官沈煜餘尚幼嗚呼杜甫謂汝陽王爲真天
人鑰謂崇王天人也其生也秀王夫人夢彩仗傳呼導

朱袍而冕者直至寢所奏鈞天之樂既覺聲猶在耳免乳之際香霧滿室終日方散及爲安僖卜宅兆銜哀走數百里惟烏程之菁山最佳卜之而食然念力不能致裴回其處一叟忽前曰官豈姓趙而欲求葬地乎王矍然曰汝何以知之叟曰嘗夢神告我矣指所卜之地以售今寢園是也方丞郡時居湖心僧舍夢有形狀獐異而繡衣者乘小舟環繞數四訶問之則曰公他日當爲地主故巡護爾旣爲守又嘗夢其人言有召公者過小橋人之憔悴與支體不具者紛紛求拯援甚哀尋見所

召者曰適所見得無動心乎此曹久不安居願庇之唯而覺莫知何故後出郊過一橋恍如夢所見而道旁藁葬纍纍有暴露者王悟曰神豈以是望我耶悉爲掩瘞之晚嘗率鄉人禱雨道士伏章王盛服端立左右見嶠岬久之瞑而不跌頃之語人曰適覺神遊帝所以閔雨告帝旣許我矣翌日膏雨如注闔境告足翰林學士洪公邁載于夷堅志尤詳神異之事固爲難言如王之交于神皆明白而又有驗于後故屬續之日起處如平時夜尙觀書甫二鼓始覺體中有異集子孫告之曰時至

矣了無怛化殆仙去矣嗚呼王真天人也王風姿秀挺襟度粹夷忠孝誠篤恭儉謙勤皆其天分加以好學善持論春秋二丁必具盛饌祭先聖于家塾率子孫拜之四十年未嘗廢每日熟讀論語一書平生受用不盡又喜誦孟子間舉二書之疑與客反覆論辯又撫其旨而爲言曰食色雖重禮義以安之富貴可求非道則不處又旁取釋老二家而爲之說曰愛欲煩惱對治法門又曰願有情皆得度無情保長生書之坐隅以自警嘗有方外之士書廣大慈悲方便忍辱八字以獻其徒復爲

之辭幾數百言王書其旁曰廣大聖之事也慈悲仁之用也方便智之功也忍辱謙之德也旨要在此奚俟多言其人愕而退蓋其所存者如此喜玩法書字畫溫秀如其爲人賦詠賡酬愈出愈新多記詩詞筆端富麗棊品甚高皆其餘事居閒則以此自娛也寬厚有餘事秀王夫人尤謹迎養在官退食娛侍夫人必勉以恕服膺慈訓不嚴而治未嘗案一寮屬作尉時有部使者責以躬督人舟王無難色使者見王徒步亦悔之後其子將丞屬邑久之不敢進王趣之且曰何待我之淺也終爲

剡奏丞至感泣燕居自怡申申天天無疾言遠色侍側
勝冠者衆童州紛如也皆假之色辭第戒以謹守儒素
下至臧獲未嘗怒辱之不以貴盛自居嘗見丞相魏文
節公子山間先屏騶闕及門下車趨就賓廡吳興太守
旦日拜表僅畢而謁已入矣賓客至前少賤亦爲之加
禮總角朋游雖寒左皆能記憶至錄其小字以示不忘
鄉人爲真率之集以勢位遼絕不敢有請王曰非所聞
也竟與之周旋自奉至薄食不重味器不華飾衾襦用
布浣濯紉補不棄也買屋而居稍加葺治詹事王公十

朋爲守歎曰某起書生築屋尚窮事力意邸第必極輪
奐之美今見之使人媿歎親舊之貧者月有廩給嫁娶
病故隨高下濟之雨雪日久則令人走閭里賑施嬰孩
遺棄則募乳者收育之蓋用之以義者則所不吝也鑰
父子兄弟出入王門晚預班綴時得進拜眷撫有加焉
王在朝端山立玉色貂蟬寶帶進止有度照映班列固
已增重朝廷紹熙末年往來兩宮調虞密勿若不動聲
色而外廷屬目倚王以爲重造邾從容多有獻替一語
不露于人或有以傳聞求質者但曰無之故莫得聞焉

此鑰所親見者兼直禁林王之加恩兩鎮拜中令三制
皆忝視草迨丐外而歸隆暑中訪別于官舍屏居海角
不敢以姓名入脩門王賜之書且致酒殽之饋若施于
敵己者銘于心不敢忘也王之訃聞識不識皆有殄瘁
之痛惟明之人去思最深至流涕相弔葬既不及爲執
紼之役亟走五詩以寓哀挽之私王之諸子自少保而
下遠寄事實俾狀王之行將以求墓隧之碑鑰不佞竊
惟王之抱負非淺陋者所能究識爰自建節之後富貴
逼人名位日尊而所蘊自是無由表見于外人但見其

養威重保明哲而已盛德全美細事本不必書王自少
涉歷至多克勤小物持循有素故能善始以終爲一代
宗工重臣正以平時踐履積而至此故亦不得而略也
敢具列之告于太史氏以備採擇謹狀

珍媛集

卷三

三何循校

攻媿集卷八十六

律